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审视与纾解路径

丁 樑^{1,2}

(1. 吕梁学院 体育系, 山西 吕梁 033000; 2. 吉首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是乡村振兴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的重要场域。研究根据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价值将其划分为物理性或描述性文化空间与功能性或赋能性文化空间, 发现城市化建设、物质性入侵、网络异化损坏了物理性或描述性空间, 而产品结构失衡、乡村人口流失、工业化经济挤占、潮流文化侵袭影响了功能性或赋能性空间发展。针对以上问题, 需要从健全顶层设计规划、坚持发展理念原则、贯彻人民中心思想、释放文化产业效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 5 条路径纾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发展问题, 以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繁荣,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 物理性或描述性空间; 功能性或赋能性空间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3X(2024)03-0015-05

Examination of the Problems of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and Cultural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ath of Relief

DING Liang^{1,2}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Lvliang University, Lvliang Shanxi, 033000; 2. College of Sports Scienc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Abstract: The space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ield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role and valu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divided into physical or descriptive cultural space and functional or enabling cultural space. It is found that urbanization, physical invasion and network alienation have damaged physical or descriptive space. The imbalance of product structure, the loss of rural population, the crowding out of industrialized economy, and the invasion of trend culture have affected the functional or enabling spatial development.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we need to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planning,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ment concept, implement the people-centered thought, release the efficiency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s lives to allevia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space,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space; physical space or descriptive space; functional space or empowerment space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是我国党中央始终坚守的战略决策,其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面对“五位一体”的目标工程,既需要振兴“硬件”,还需要振兴“软件”,既要抓物质文明,又要注重精神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并提出了文化在新时代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对于各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乡村振兴战略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给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足够的发展空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体与作为文化表征的空间,遭受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拉扯,承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空间极容易发生变形甚至破碎,文化本体将会面临“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尴尬之境。研究以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空间审视对唤醒民族文化自觉、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重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能够更好地拓展理论、指导实践应用。

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概念及内涵

1.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概念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形态。随后条例做出了

收稿日期:2023-12-20

基金项目:2023 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J20231383); 2021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11033)。

作者简介:丁 樑(1989~),男,山西太原人,在读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运动训练,E-mail:dingl3055622@163.com。

进一步的解释:“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以某一周期或者某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事件,这段事件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我国官方文件中基本承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思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手册》中将其定义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2]。学界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中基本沿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关于“文化空间”的相关概念或意义,并根据研究目的进行了调整。国内学者对于文化空间的定义基本也是从“非遗”中获得启发,向云驹^[3]认为文化空间是传统的或民间的文化表达方式有规律性进行的地方或一系列地方,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李玉臻^[4]强调了文化空间中核心象征、核心价值观、符号、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主体等关键要素。在体育文化空间的研究中,倪京帅^[5]认为体育文化空间从广义上泛指体育文化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的具体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狭义上指在特定时间内举行的各种体育文化活动及仪式的特定场所,强调了环境或地点。综上所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在文化空间以及体育文化空间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相似之处,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孕育发展出来的各式各样“文化空间”的综合,具体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是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社会环境在交互式实践中建构的,承载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关要素的场域,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达的场所。

1.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内涵

文化空间在学术研究中包含了人类学视角、文化学视角、地理学视角、传播学视角等多种研究范畴,而在实践研究中不仅有实体生活空间,还涉及网络虚拟空间,有乡村田野,还有现代都市,具有含义之多样、层次之丰富、范围之广泛等特征^[6]。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与地理环境、经济产业、制度政策常发生有效衔接,融入人民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例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政治^[7]、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经济^[8]、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9]、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社会^[6]等,为新时代下发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线索。乡村振兴不仅要注重文化空间的物质基础性,更要关注文化功能及赋能的价值性,所以将其根据社会价值划分为“物理性或描述性空间”与“功能性或赋能性空间”,以便协调当前我国乡村建设所面临的现实境遇。面对乡村振兴目标,无论是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精神文化生活都需要不断提升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作为文化集合体,物理性或描述性空间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性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表现支撑作用,而功能性或赋能性空间则起到了文化的转化与创新作用,不仅可实现“以智力因素主导的生产”为乡村振兴提供现实的直接动力,还可通过个体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素的互动唤醒集体记忆、获得文化归属、实现价值认同等精神体验,更好地理解身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协调工具与价值的现实利益,为乡村振兴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动力。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所指来看,微观方面涉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等物质性器物,宏观方面包含以文化或文化器物的相关产业,总之,有迹

可循的文化表现形式均含在内,且不同文化空间相互叠合联系,共同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响应了当下文化“双创”的时代号召,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问题审视

2.1 物理性或描述性空间

2.1.1 物态性文化空间

物态空间是“文化场”的基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体的存在,具体表现在乡村景观、地区风貌、地区建筑、生产资料、劳动工具等,构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物质形态,体现出地方的古朴。在社会不断向前的发展中,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与生产力的提升,生活环境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乡村房屋得到修葺、村落道路得到硬化、农耕技术得到提升、村落不断整合,为乡村人民提供了良好的人居环境。乡村虽然得到了规整有序的翻新与重建,但原有的文化建筑、文化景观、文化场景也变得更加“现代化”,物态性文化空间遭到破坏,原始文化传承场域消失,信仰仪式解体,文化内涵随着“现代化”建筑的拔地而起土崩瓦解,难以从中观察到旧时的历史风貌。再者,流行于侗族、壮族等民族中的抢花炮已有五百余年历史,原本在鼓楼、农事广场或其他生活场景开展,现却被搬上舞台,“花炮”被现代工艺革新,制作技术逐渐淡化,服装的“时尚化”增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功能极化为娱乐表演,文化精神彰显不足^[10]。

2.1.2 人文性文化空间

人文性文化空间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素的容器,具体表现在制度法律、价值观念、乡风民俗以及艺术、宗教、语言等,相比于具体的物态性文化空间,人文性文化空间更加抽象。人文性文化空间与物态性文化空间的区别在于加入了人的行为,突出人在文化空间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作用。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保障了文化活动的秩序、规范了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了各主体的权责、强化了文化活动的意义。人文性文化空间多表现出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定活动,如活动仪式、文化交流、技艺传承、组织建设等。但由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失衡,导致人文性文化空间被支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沦陷为权力者攫取利益的工具。随着群众体育赛事井喷,台江县为了提升影响力,便以龙舟运动为工具所用,重竞技、轻人文的价值理念愈发明显,具体表现在仪式简化、价值观念淡化、重训练、抓技术等,导致龙舟原生组织架构解体,人文空间的文化场景虚化^[11]。

2.1.3 数字性文化空间

数字性文化空间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利用信息科学技术所开辟的虚拟化空间,既包括民族传统体育在数字空间中的文化实践和文化意识,例如文字、图片、影音及意义、功能和价值,同时还包括人民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即通过数字空间实现的文化互动。数字文化空间跨越了地域的阻隔,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提高了文化获得效率,增强了文化获得权益。数字化文化空间相比前者更加扁平化,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与呈现创造了无限的可能,但同时也失去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真实性、感知性、震撼性,虚拟场景降

低了文化的传播效果,去中心化后权威中心被吞噬,意见领袖的业余性、趋利性、娱乐性将会破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象,影响受众的思维逻辑^[12]。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电子论坛、网络平台等网络阵地,宣传西方文化价值,丑化民族形象,诋毁颠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部分民众缺乏对文化了解,行为方式和思维结构潜移默化地发生偏离,公开发表不当言论,形成错误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凸显出民族传统体育在数字空间中的文化隐忧。

2.2 功能性或赋能性空间

2.2.1 文化产业市场化发展为主导的生产性文化空间

二十大报告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3]。从自信到自强,文化产业树立了更深刻、更远大的发展目标。以文化为核心的产业经济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是贯彻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产业市场主要有:旅游、表演、赛事、影视节目、文化产品等^[14]。共同塑造,形成生产性文化空间,其中旅游、表演、赛事相对丰富,而影视节目、文字类报刊、图书等文化产品较为匮乏,从整体性来看该类型文化空间所占比例较小^[15]。另外,文化产业链的供给端还受到传承、保护不足的威胁,主体市场供需矛盾依然尖锐。我国文化产业已经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大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传播、创新工作,利用“文化+”及“体育+”模式不断拓展生产性文化空间。

2.2.2 文化事业公益性发展为主导的生活性文化空间

文化事业以公益性发展为主导的生活性文化空间除了要满足人民的生活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文化事业是提供精神物料的有效途径。相比人口稠密的发达城市,乡村地区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无声地熏陶着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为主导的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扩散的重要标志,该空间通过特定人群在特定的文化场景,以特定的活动为媒介,营造出具有生活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如果缺少其中任意一环,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文化生机和文化活力。但乡村地区的人口流动等演化为生产要素流失导致文化空间成为“文化躯壳”,城市化和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导致地方发生“文化失忆”,商业资本运作带来“文化模仿”,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逐渐失去“生活性”而变得冷寂。从早期对广西仫佬族的调查中发现,县级文体局忽略了乡镇文化站在开展传统体育活动中的重要性而过度依赖政府,出现生活性文化空间缺位^[16]。

2.2.3 文化发展原生性呈现为主导的生态性文化空间

文化发展原生性呈现为主导的生态型文化空间是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人的能动作用孕育形成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正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原生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与主张应运而生,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变而启迪了人类利用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活生产智慧,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程中,生产创造出深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例如青蛙赛跑、跳马、跳芦笙、爬刀杆、过溜索等是

具有生产劳动性质的身体运动技能,武术、导引、气功、吐纳等是顺应日月星辰、遵循四季节气的养生保健技能。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而原生性生态文化空间则是滋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根脉的土壤。只有“原生态”要素存在,才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条件,呈现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可及性、可达性、可感知性。近些年城镇化与工业化高速增长,总被生产性文化空间场景挤占,生态文明建设处在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阶段,生态型文化空间资源岌岌可危。广西红水河流域、左江流域、右江河流等水质的污染,河流内的鱼虾资源锐减或不能食用,与之伴随的下河捕捞活动及庆祝活动也因之减少^[17]。

2.2.4 文化发展个体性体验为主导的生命性文化空间

人之所以产生体验,是因为啮合进了特定的空间,并与空间环境发生互动,进而对人产生影响^[18]。文化发展个体性体验为主导的生命性文化空间是在生产性文化空间、生活性文化空间、生态性文化空间基础上,强调个体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互动,并受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产生身体感知及精神感受,使个体形成自我观念,内化文化思想,传递民族文化,掌握相应技能,形成民族情感等,简而言之,个体进入该空间会得到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而该空间与每个生命主体的文化背景、文化经历、文化理解密切相关,生命体不同文化感知也会出现差异。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较为偏远且闭塞,容易受到现代性文化单方面影响对民族文化产生偏见,整体性参与程度较低,导致生命性文化空间场景无序化。纳西族的“东巴跳”需要依靠长老、法师、毕摩等师承组织来保证原生态体育文化能延续下去,通常宗教职业传承都是以世袭为主,以师傅或父辈口传心授为主要途径,而且只能在少数民族节庆、祭祀仪式等特定环境去完成教化,而旅游经济的到来改变了惯制化的组织形态,是否代表族群利益成为传承资格的衡量标准,使得民族长者的职业生命无奈被剥夺^[19]。

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纾解路径

3.1 推行文化空间政策,健全顶层设计规划

一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切实加强党的民族文化领导权。文化空间建设事关国家兴旺,党在推进文化空间建设中,要不断发挥引领整合作用,及时把握重大问题并做出科学决策,始终将人民摆在正确的位置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实践,要与地区发展有关政策协调统一,例如《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将在制定、推行相关政策制度中,积极推进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强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根本价值取向。

二是科学研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内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以国家战略为发展目标,围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功能与价值,统筹思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不同类型和相关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并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发展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快制定和实施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相对应

的解决措施和解决方案,在最高层次上寻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问题的解决之道。

三是各级民族工作部门、体育工作部门、文化工作部门要自上而下强化协同,建立长效协同机制,加大工作力度,面对全国普遍问题与地区突出问题或重要任务时,可汇聚相关部门精兵强将设立横向机构,不仅要学习领会上级精神思想及时制定和完善具体政策,还要狠抓落实监督指导下级开展工作完成各项任务,形成上下衔接有序、横向联结紧密的工作链条,全面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建设的一切工作。

3.2 创新文化空间实践,坚持发展理念原则

一是遵循创新理念,首先要准确把握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脉络、文化内涵、文化精神、文化思想,通过物理性或描述性空间与功能性或赋能性空间,以现代化的表达方法,结合时代精神与时代价值,不断赋予文化空间活力,以守正而不守旧思路的创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实践。

二是遵循协调理念,坚守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传统得以存在,是企图摆脱它的有限能力和力图继续保留它的愿望的双重作用的结果,正确看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摆脱过去“唯经济论”或“唯文化论”思维局限,依靠文化软实力来支撑经济硬实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两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局面,保障文化空间的合理、科学、平衡、有序。

三是坚持绿色理念,以保护自然生态为根本,坚持“先治理后发展”或“边治理边发展”,但绝不能“先发展后治理”本末倒置,敬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土壤,除此之外还要关注数字化生态,加强互联网中的不实之言与不正之风的治理力度与治理手段,打造风清气正的民族传统体育数字化空间。

四是正视开放理念,坚持思想体系的开放性,正确看待并有效化解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空间内部及外部冲突,不断促进民族间、地域间、国际间的交流互鉴,合理汲取世界体育文化或民族文化的优质成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歧视。

五是共享理念,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进入问题上要体现平等,注重“大民族”和“小民族”间协调,鼓励动员体育文化组织、宗族、乡村精英、新乡贤等具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本的组织或个人积极参与到文化空间建设中,除此之外,还要保障参与平等,免除风俗约束,在精神层面给予更高的支持度和获得感。

3.3 强化文化空间主体,贯彻人民中心思想

一是破除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与制度藩篱,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主体、全民参与制度体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依靠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公共空间,响应全体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保障基本需求平等供给与提供不同需求选择机会。

二是重塑人民的文化空间认同,营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氛围,在文化空间中设置相应元素,并渗入民族群体的生活、生产、教育、休闲、娱乐,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优秀成果惠及人民的生活,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实践活动,

特别是文化基础薄弱、民族意识淡薄的群体进行民族文化教育、民族精神培育,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规范民族发展的指导价值观,使之具备更适合民族发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心理和性格。

三是利用信息科学技术增强群体的主体意识,在“数字乡村2.0”进程中,鼓励民族群体积极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建设,以图像、影音、文字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不断丰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云端资源,供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欣赏,同时各族人民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亲历者、实践者、传播者还可提供文化咨询、文化鉴别、文化整合、文化服务、文化互助等网络事务运行,培养文化空间的主体意识,缓解“空间主体危机”,切实做到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站稳人民立场,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人民为中心思想。

3.4 整合文化空间资源,释放文化产业效能

一是激活历史资源,梳理各个时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文脉,做好挖掘、传承、保护、创新等文化工程,根据各地区、各民族、各村落的特点,充分发挥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打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品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览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公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验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小镇等,立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史长卷,还可通过大型舞台情景剧演绎文化的演变,重现历史图景,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赋予产业发展之魂。

二是激活政治体制资源。基层党组织作为地区发展的先锋堡垒,应充分发挥建设引领作用,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基层党组织整合管理人才,将成员分散下沉到多张网络的资源力量整合起来,整合党建和文化各类工作等网格成为“一张网”,形成“多网合一、一网统管”的工作格局,推行开展自治、法治、德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发挥法制保障作用、德治推行文化发展秩序、自治形成群众行为规范,助力加快形成活力与秩序同频,发展与治理共振的善治格局。

三是激活市场资源,利用文化的强渗透性和强关联性,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激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实现与经济、社会、生态各领域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融合创新,探索“文化空间+”模式,培育一批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瞪羚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拓宽产业渠道,打通“线上+线下”的无缝衔接,推动产业态裂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经济发展潜力和经济变现能力。

3.5 呈现文化空间价值,满足人民生活需求

一是解构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邀请专家学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专业组织等人才进行价值挖掘与解读,赋予时代新生命,并通过拉手帮扶、行业帮扶、驻村帮扶、定点帮扶等方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价值进行宣讲,帮助文化到户,价值到人,使人民能够理解价值、体会价值、感悟价值。

二是重构基于文化消费的文化空间,特别要注重空间与场所的区别,不是简单的布置,而是具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蕴的美学空间,将文化体验根植于受众心中,使得个体在空间中可以通过交互乃至多线性、多重叙事的体验,产生自我代入感,以需求带动供给,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带动乡村地区

发展。

三是打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乡村,抓住地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点与乡村资源禀赋,优先考虑乡村的公共认同度,平衡经济发展与物质需求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和以文化建设和精神追求为导向的价值理性,不仅要注重乡村的“形”,还要注重文化的“神”,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等多元化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乡村。

4 结语

当前我国处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诸多的发展陷阱与现实挑战,乡村地区的矛盾与问题愈发尖锐,需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动力作用与意识形态功能,利用文化空间,以文化再生、文化复兴、文化消费、文化景观、文化体验多种手段进行化解。在此过程中,需要找到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适应的协同点与切入点,统筹推进乡村地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的战略目标,坚持物理性文化空间和功能性文化空间相结合,构建立体式、多元化、叠合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意境”和人民“体验”间建立连接,借助隐喻、象征、意指等途径跨越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沟壑,丰富人民的文化体验与文化参与,在空间中“沉浸”“索引”并“凝视”,唤醒各族人民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感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璀璨明珠,不断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发扬光大,离不开各族群众的广泛参与,领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弘扬民族精神。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兴旺起来,必将为乡村振兴汇聚起磅礴的力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乡村地区迫切需要“文化更加繁荣”。

参考文献:

- [1] 汤映,姚绩伟,郭世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育文化时代发展桎梏与纾困策略[J].湖北体育科技,2022,41(6):520-523+557.
- [2]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 [3]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81-88.
- [4] 李玉臻.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研究[J].学术论坛,2008(9):178-181.
- [5] 倪京帅.公共领域视角下近代上海体育文化的空间建构与文化转型[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9,31(2):149-152.
- [6] 刘成菊,刘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特征与生态适应论[J].湖北体育科技,2022,41(2):106-109.
- [7] 韦丽春.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07(6):678-680.
- [8] 白晋湘,郑健.民族传统体育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阐释及实现路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37(6):638-643.
- [9] 古维秋,涂传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农村和谐社会建设[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10):1303-1308+1311.
- [10] 彭响,刘如,周允.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现实阻碍与路径导向[J].湖北体育科技,2021,40(6):528-532.
- [11] 相金星,王进国,郭振华.“境遇”抑或“反思”: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5):130-137.
- [12] 彭家辉,张长念,胡乐刚.太极拳短视频网络传播影响因素及模型构建:扎根于短视频用户对太极拳视频的评论[J].湖北体育科技,2022,41(7):604-609+658.
- [13] 人民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6)[2023-12-20]. <http://cpc.people.com.cn/n1/2022/1026/c64094-32551700.html>.
- [14] 赵发田.创意经济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新契机[J].体育与科学,2011,32(3):84-87.
- [15] 刘凤虎,杨斌胜,张辉.基于SWOT-AHP模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39(8):26-32.
- [16] 黎年茂,谭文星,韩争光.广西隆林仫佬族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现状与困境消解[J].湖北体育科技,2022,41(2):136-140.
- [17] 汪全先.广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碎片化及其重构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12):69-73+133.
- [18] 孙文波,叶世俊,张华江,等.文化空间视野下新时代摆手舞文化的演进[J].湖北体育科技,2020,39(3):193-198.
- [19] 赵明元,辛松和.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的原生态体育文化流变考察[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6):90-93.